

## 论认识论视角下的德育过程\*

张 杰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德育过程的理论是确定德育方针、原则、途径和方法的理论基础,也是德育学理论体系中核心内容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德育过程包含了相互作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实施德育的过程,二是受教育者对德育的接受过程。显然,德育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教育者实施德育的过程,更取决于受教育者接受德育的过程。然而,在德育实践中,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将德育过程等同于前一过程,以致将受教育者视为被动的接受客体,在德育方法、途径上显得简单、机械,导致德育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德育的实效性也较低。

[关键词]认识论;德育过程;德育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1-155-03

### 一

从认识论角度看,德育过程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双向认识活动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告诉我们,主体和客体是相对而言的,它们在认识过程中彼此间是相互规定的,脱离认识客体的主体,或脱离认识主体的客体,都是没有意义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人的自觉意识是人作为主体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它能够自觉地在自己的意识中把外部世界中的一定事物作为自己活动的对象,形成关于外部对象的认识。我们知道,在德育过程中,教育者是作为社会要求的体现者,即作为认识客体为受教育者所认识的。社会的要求主要是由教育者的施教活动来体现的,它带有教育者的主体性和个性色彩,教育者的思想品德、个性、情感、教育风格乃至仪表举止,几乎都为受教育者所关注并成为受教育者的认识对象,教育者还作为受教育者人际关系中的重要角色和交往对象为受教育者所认识。因此从根本上说德育过程实质上就是受教育者对教育者及其所体现的社会要求(德育内容)的认识过程,我们可以把德育过程放在认识论框架中加以考察。以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为代表的当代认识论研究表明,人的认识活动不是单向的主体对客体刺激的消极被动接受或被动

反映,也不仅仅是主体在反映客体时从感性向理性的能动抽象(飞跃),而是主体已有的认知结构与客体刺激的交互作用,认识过程是主体认知结构不断重建的过程。其中,主体认知结构的预成作用是不可否认的。“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中途又包含着客体,……”<sup>①</sup>皮亚杰把认识看成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一个不断建构的“活动”和过程,是认识论史上的新突破,对发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有重要的启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强调了实践的中介环节,从而赋予反映论以主体的能动性。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当代认识论对于我们探讨德育过程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借助于这个基本思路去考察德育的心理过程和认识论特征。第一,我们可以把德育过程看成是一种认识过程,即受教育者对教育者所施加的德育内容从价值、意义和思想感情的理解、解释和认识的过程。第二,德育过程包括主、客体双方。从受教育者角度看,教育者所施加的德育内容是认识客体,受教育者则是认识主体,德育过程构成了主客体之间的一种认识关系。第三,德育过程的有效性,既不单

\* [收稿日期]2006-12-10

[作者简介]张杰(1962-),男,浙江杭州人,硕士,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纯取决于教育者,也不单纯取决于受教育者,而是取决于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第四,从受教育者(认识主体)方面来看,德育过程开始时,受教育者脑中并非白板一块,而是已有一定的认知结构作为前提,参与到德育过程中去,德育过程是受教育者认知结构不断改变与建构,逐步更新与提高的过程。尤其要强调的是,受教育者已有的认知结构对德育过程起着极为重要的参与作用,特别是受教育者的世界观在德育过程中所起的参与作用极大。世界观是在人们同外部世界长期发生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且可以通过社会交往,在社会成员之间传播、渗透,以致成为构成人们精神世界的普遍的核心因素和维系精神世界的灵魂。世界观无论是以抽象理论的形态出现,还是以朴素直观的形态出现,都提供关于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一般认知图式。在人作为主体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它作为一般的思想前提、思维框架、方法论原则和信念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世界观是人的自觉性的一种表现(尽管它可能甚至常常以不自觉的形式出现),是人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思维中的升华,往往从总体上无形地支配、制约着人们的活动、行为的方向、方式和追求。因此,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在德育过程中十分重要。

## 二

认识论视角下德育过程的探讨,对增强高校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的启示。

启示一,在德育研究中,我们必须重视德育过程的理论研究,尤其应当重视德育接受问题的研究,这是切实提高德育工作实效性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众所周知,高校德育工作的实效性是一个易被忽视的重要问题,尽管从总体上看高校德育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思想主流也呈良好态势,但毋庸讳言,当前高校德育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的挑战,高校德育工亟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别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显得十分迫切。笔者认为,要切实提高高校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必须首先重视对德育过程的理论研究,尤其是重视德育接受问题的研究。德育接受问题的研究实质上是从受教育者的角度对德育过程进行研究,这本来是德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德育研究和实践中我们却往往忽视这个问题,究其原因是我们没有把受教育者及其接受活动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因而虽然有时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研究仍显得很不够。从认识论角度看,德育过程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双向认识活动过程。从教育者角度看,它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施加教育影响的活动过程;

从受教育者角度看,它又是受教育者接受教育影响的活动过程。教育者的施教活动和受教育者的接受活动是同一德育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贯穿于整个德育过程的始终。因此,德育的效果并不单纯取决于教育者的施教过程,同时也取决于受教育者的接受过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受教育者的接受过程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教育者所施加的教育影响只有为受教育者真正接受,才能显现出其应有的德育价值和功能;否则,再好的教育影响若不为受教育者所接受,也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也就是说德育的社会功能问题,单从教育者角度探讨是不行的,还须从受教育者及其接受角度探讨才行。实际上,德育的社会功能是通过受教育者的接受来实现的,教育者所实施的德育内容具有“功能潜势”,即发挥一定的社会功能的潜在可能性;这种“潜势”只有通过受教育者的接受才能得到实现,所以受教育者是功能潜势的实现者。教育者、德育内容及其实施的途径、方法一起构成德育功能潜势的载体,至于德育功能潜势的实现,则还有待于处于一定社会环境中的受教育者来完成。由于社会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受教育者自身的主观因素也是千差万别的,因而德育发生影响的方式、程度和效果也是不同的。换言之,德育的社会功能是随着受教育者及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动的。

然而,关于德育过程的理论研究,我们却重视和研究得不够。在现有的德育研究中虽对德育过程问题有所注意,也看到了受教育者在德育过程中有主观能动性。但总起来说,一是对德育接受问题在整个德育过程中的重要性的认识较肤浅;二是对受教育者在德育过程中的主体性缺乏较深入的论证;三是未把德育接受问题放在教育者、德育内容和受教育者三环节的动态联系中来考察。这些情况表明,我们对德育接受问题的研究是薄弱的,以致在德育工作实践中,教育者常有意或无意地将受教育者视为消极、被动的接受客体,忽视了受教育者在德育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德育方法、途径上显得简单、机械。可以说,这是导致德育工作实效性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为了切实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我们必须重视和深化对德育过程的理论研究,尤其应当重视和深化在德育过程中接受问题的研究。应该指出的是,研究德育过程问题,也不能忽视受教育者的受动性一面,受教育者在接受德育的过程中既有能动性又有受动性,是两者辩证统一的运动过程。总之,德育接受问题是一个容易被忽视但又极为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启示二,在德育实践中,教育者应当树立“接

受意识”,即要充分尊重和发挥受教育者主体性的意识。一是体现在教育者应当重视选择和运用合理合情的德育方法。所谓“合理”是指要合乎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以及德育过程本身的规律;所谓“合情”,是指要讲究德育工作的情感性、艺术性。合理合情的德育方法实质上就是尊重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德育方法,这是一种能有效地影响受教育者的德育方法。从认识论角度对德育过程的探讨中我们得知:德育过程包括主、客体双方,从受教育者角度看,教育者及其所施加的德育内容是认识客体,受教育者则是认识主体,德育过程构成了主客体之间的一种认识关系。在德育过程中,受教育者对德育的接受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也就是说,受教育者并不是接受德育的被动客体,而是接受德育的能动主体。目前在德育实践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单纯说教性和简单灌输性的教育方法,这种方法的实质是将受教育者视为被动的接受客体,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只会导致受教育者的反感和抵触,极不利于他们接受德育,其结果不是事倍功半,就是事与愿违。因此,在德育实践中,教育者必须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把他们看成是有思想有感情的接受主体,看成是自己的朋友,以平等坦诚的方式引导教育他们,激发他们对接受德育的兴趣和热情,促使他们把接受德育看成是自己的责任和任务,并积极、主动地去完成。教育者切忌将受教育者看成是可被任意塑造或驯服的被动客体,否则只会使他们从内心深处丧失对接受德育的兴趣和热情,进而导致他们厌倦、逃避德育。二是体现在教育者应当重视对受教育者的世界观、人生观理论教育。如前所述,受教育者的认知结构在德育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参与作用。而在受教育者的认知结构中最重要的是他们所拥有的理论知识,因为理论知识一经获得就以信息的形式储存于受教育者的头脑中,成为其接受德育的

基础。受教育者的理论知识是衡量其接受德育能力的首要标志,一个受教育者若缺乏必要的正确的理论知识,是不可能很好地接受德育的,因为“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sup>②</sup>事实正是如此,受教育者的理论知识越丰厚,他们的理解、认识能力就越强,对德育过程的积极参与作用也就越大;而对于缺乏必要的理论知识的受教育者来说,无论德育内容多么有教育价值和意义,也可能不为他们所理解和认识,更谈不上对其接受了。由此可见,作为接受对象的德育内容并不是完全独立于受教育者之外,对每个受教育者都提供同样的教育价值和意义。就受教育者的理论知识而言,最重要的是关于世界观、人生观的理论知识。因为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和灵魂,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某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去理解、认识对象世界。当前,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科学理论,它们能为受教育者提供理解、认识世界和人生的正确的思维框架,从而对受教育者接受德育的过程起到积极的参与作用。因此,教育者应当高度重视对受教育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去充实、提升受教育者的认知图式,通过多种方法和途径提高受教育者的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水平,这既是德育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培养和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切实提高德育工作实效性的根本途径。

## [注 释]

①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商务印书馆,1981.21.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482.

(责任编辑:杨 睿)

## On ideological education process from the viewpoint of epistemology

ZHANG Ji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process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o determine guideline, principle, path and method of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is also one of the core contents of ideologically theoretical education system.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ideological education process includes two interactive aspects such as the process that educators conduct ideological education for acceptors and acceptant process of education acceptors. It is obvious that the effect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not only depends on the process which educators implement ideological education but also relies on the process which education acceptors accept ideological education. However, in the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people always consciously and unconsciously hold that ideological education process is equal to front process so as to regard education acceptors as passive acceptant objects. Simple and mechanical methods and paths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can not bring the function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to fully play but lead to lower time effect.

**Keywords:** epistemology; ideological education process; time effect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